

本文引用: 李晓宁, 周雨慧, 毛宇湘, 马永强. 基于浊毒理论探讨艾滋病治疗新思路[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41(8): 1244-1248.

基于浊毒理论探讨艾滋病治疗新思路

李晓宁¹, 周雨慧¹, 毛宇湘^{2*}, 马永强³

(1.唐山市中医医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2.河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1;

3.永清县中医院, 河北 廊坊 065600)

〔摘要〕 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作为目前无法根治的传染病,其病邪具有浊毒致病的特点。急性期,浊毒入络首先犯肺,致肺失宣降而出现邪犯肺卫之症状,此阶段机体元气充盛,治疗以化浊解毒为主;无症状期,浊毒侵袭中焦致元气渐衰、运化不利,而浊毒日盛,元气与浊毒对峙,应化浊解毒与健脾益气并用,常用扶正抗毒药物;AIDS期,浊毒最终导致多脏腑气血阴阳亏虚,并可危及性命,应予健脾益气扶正为主,化浊解毒祛邪为辅。AIDS的发生发展与浊毒致病关系密切,可参考化浊解毒、健脾益气之治法,以期对临床治疗 AIDS 有所裨益。

〔关键词〕 艾滋病; 浊毒; 化浊解毒; 健脾益气; 脾胃

〔中图分类号〕R259;R512.9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doi:10.3969/j.issn.1674-070X.2021.08.018

Exploring New Ideas for AIDS Treatment Based on Turbidity-toxin Theory

LI Xiaoning¹, ZHOU Yuhui¹, MAO Yuxiang^{2*}, MA Yongqiang³

(1.Tangsh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Tangshan, Hebei 063000, China;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1, China; 3. Yongqing Coun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fang, Hebei 065600, China)

〔Abstract〕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is an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cannot be cured at present. In the acute stage, the turbidity-toxin enters the collateral and first to invade the lung,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the lung propaganda and the decline,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evil to invade the lung. At this stage, the body is full of vitality, and the main treatment is to remove turbidity and detoxify. In the asymptomatic period, the vitality gradually weakens due to the turbidity-toxin invaded middle Jiao, and the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re unfavorable, while turbidity-toxin is increasing, vitality and turbidity-toxin confront each other. At this stage, should remove turbidity and detoxification, invigorate spleen and supplement Qi, commonly used strengthening the body resistance and anti-toxic drugs. In AIDS phase, turbidity-toxin eventually leads to deficiency of Qi, blood, Yin and Yang in many organs, and can endanger life. At this stage, should be mainly focus on invigorating spleen and Qi, and supplemented by removing turbidity and detoxificatio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ID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ease caused by turbidity-toxin.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removing turbidity and detoxification and invigorating spleen and supplementing Qi can be referred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AIDS.

〔Keywords〕 AIDS; turbidity-toxin; remove turbidity and detoxification; invigorate spleen and supplement Qi; spleen and stomach

〔收稿日期〕2020-01-03

〔基金项目〕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项目(2014170,2015015)。

〔作者简介〕李晓宁,男,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内科疾病。

〔通信作者〕* 毛宇湘,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maoyuxiang88@sohu.com。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引起^[1]。HIV导致被感染者以CD4⁺T细胞为主的免疫功能受损,机体防御功能下降,从而更容易多系统、多器官的发生各种机会性感染、继发恶性肿瘤,临床表现复杂,是目前医学尚无法根治的传染性疾病^[2]。截至2018年9月30日,全国报告现有HIV感染者/AIDS病人849 602例,死亡人数262 442例^[3],已被确认为影响我国公众健康的重大威胁。西医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是目前HIV最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存在诸多不良反应,影响治疗效果。中医典籍虽然无“AIDS”的记载,但近年来开展的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AIDS的探索和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药在减轻临床症状、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疗效优势^[4]。其中,浊毒理论可较为全面地阐述HIV的发生发展,故本文基于该理论提出AIDS的治疗新思路。

1 对浊毒理论的认识

浊毒理论是第三届国医大师李佃贵根据多年临床经验,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习惯和气候特点所提出的中医创新型理论,对现代临床诸多疾病具有指导作用^[5]。“浊者,不清也”,最初指水谷精微中稠厚部分和排泄的污浊之物。《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指出:“清邪居上,浊邪居下”,许筱颖等^[6]认为,浊为邪气,与湿同类,积湿成浊,湿轻浊重,故“浊”性黏滞,易滞脉络,塞阻气机,致病常缠绵难愈。“毒,厚也,害人之草”,后引申出病因、病名、药性等多种含义,《金匱要略心典·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指出:“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其性暴戾,致病凶险、难治。李佃贵教授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首创“浊毒理论”^[7],并在多学科的应用中进行了深入论述,认为浊毒既是一种可对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造成严重损害的致病因素,同时也会蕴积体内化生成病理产物,两者同时兼有浊的性质和毒的特质。就其特性而言,浊与毒互助为虐,循环往复,致病变证多端,甚至转为坏病^[8-9],具有“易耗气伤血、

入血入络;易阻碍气机、胶滞难解;易积成形、败坏脏腑”的特点。多种迁延性、难治性疾病均与浊毒有关^[10]。

2 HIV与浊毒生成的相似性

HIV属中医毒邪,然其与中医典籍所载“瘟疫”“戾气”不完全相同,既非感受于六淫之毒,又非经口鼻而入,主要通过性、血液、母婴进行传播,尤以血液、精液及阴道分泌物中HIV浓度最高。感染者的精液、阴道分泌物中的HIV通过生殖破损处进入对方血液中,吸毒、非法卖血者使用不洁注射器使HIV入血造成感染。病毒进入人体后会与细胞基因整合为一体,无法分开,亦无法阻止其繁殖扩散。毒邪为病易致秽浊^[11],性传播感染古代属于秽浊之病,故HIV入血使血液污染即成浊血,经经脉运行周身,进而发展成浊毒交加。浊毒的传播主要以天、地、人为主,可上犯清窍、下注二阴。现代工业废气、废物及光电污染等形成天之浊毒,自皮肤侵袭犯肺;土壤、水质、食物的污染形成地之浊毒,其主要侵犯脾胃。二者相合,使宗气、营卫化生之源浊化,形成血浊毒。同时,营卫化生之源浊化与脾胃损伤湿浊内生相合可形成湿浊毒,加之情志不畅,精微壅积,气腾血沸,清化为浊而成人之浊毒,更使浊毒难解。

3 AIDS与浊毒发病过程的相似性

AIDS的发病过程可分为急性期、无症状期和AIDS期,该分期与感染病毒时间呈正相关,而病毒在体内复制的过程与浊毒在体内流布与增殖为病的特点颇为相似。

急性期为感染HIV的最初阶段,此时患者大多无明显症状或出现类似感冒症状,加之该阶段持续时间较短而不容易引起重视,临床较难捕捉,由此增加AIDS感染确诊的难度。浊毒理论认为,正常机体在最初遭受浊毒病邪侵袭时,浊毒之邪尚未成形,量少势微,而人体元气充盈,正气占主导地位,正邪力量悬殊,相争不会产生剧烈的机体反应,其所引起的临床症状有限,故浊毒侵袭之初并不足以引起重视,该发生过程与感染HIV相似,都是由于不重视或不自知而埋下病邪。

AIDS 无症状期时间长短与诸多因素相关,目前普遍认为该过程会经历 6~10 年^[12]。在此过程中,由于病毒在感染者体内不断复制、增殖,造成免疫系统逐渐受损。浊性胶着,毒性峻烈,二者相互为用,机体虽元气充盈亦很难将其完全代谢、清理,残余浊毒会随时间的增长在体内逐渐地流布、增殖,黏滞不解,盘踞成积,导致病位深痼,不易发现,且病期冗长,深重难愈,其发生发展亦与个人体质、生活习惯及外周环境等内外因素相关。两者在此阶段发生发展均为毒邪侵袭,由少到盛,悄然发生着量变,较难引起机体高度关注的排异反应,此阶段与伏邪理论表述较为相似,类似于外感之伏邪,其根本在于正气旺盛、邪气内伏^[13-14]。

AIDS 期为感染 HIV 后的最终阶段,此时由于感染者机体免疫力低下,除 HIV 主要症状、体征外,同时增加各种机会性感染和继发肿瘤的风险。元气为人一身之本,不但可激发、维持脏腑经络组织的生理活动,还具有防御外邪的功能,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浊毒在人体内流布与增殖的最终阶段为人体元气逐渐被消耗,导致正气不足,元气受损。当浊毒邪气占据主导地位,此时机体在浊毒为主导的病邪攻击下,元气已损,无力组织正气抗邪,浊毒肆虐机体,流布五脏六腑,衍生多种病变,故预后效果较差。二者在此阶段已由量变达成质变,积重难返,故该阶段较为凶险,为疾病发展末期。

4 从浊毒论治 AIDS

基于 AIDS 与浊毒致病过程的相似性,课题组认为 AIDS 应属于中医学“浊毒”范畴,其发生发展主要是浊毒肆虐与元气损耗的邪正斗争过程。故治疗时都应化浊解毒、健脾益气为基本大法,在不同的发病时期各有侧重,根据浊毒、元气的程度不同,治疗各有偏向。有较多医家^[15-16]在运用中医药进行 AIDS 临床诊疗时,其治则治法用药为化浊解毒、健脾益气提供了临床实践基础。

4.1 急性期

急性期元气受损,但仍充盛,浊毒之邪多犯肺卫致肺失宣降,表现为以咳嗽为主要症状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高、病程反复、易产生耐药性^[17]。此时应化

浊解毒,使尽快浊化毒消,以驱邪外出为主,辅以健脾益气。鱼芩解毒丸具有清热解毒、宣肺化痰的功效,由鱼腥草、黄芩、金银花、牡丹皮、桑白皮、山豆根、桔梗、甘草等 11 味药物组成,体外实验^[18-19]表明其具有一定的抗 HIV 病毒活性,临床试验中发现其既可以缩短咳嗽天数,缓解胸闷、烦躁不安等症状,又可以提高患者中医症状积分。鱼芩解毒丸的试验为以化浊解毒为主的 AIDS 治疗提供了参考。

4.2 无症状期

胃肠道是 CD4⁺T 细胞损耗和病毒复制的主要场所,因而胃肠道免疫功能在 AIDS 发病中至关重要。无症状 HIV 感染期病人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其严重程度与肠道定植抗力下降呈正相关^[20]。此时应扶正祛邪并重,既要注重化浊解毒清理胃肠道的浊毒之邪,又要健脾益气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调整全身的功能状态,延缓发病时间。徐立然等^[21-22]在临床试验中证实,HIV 感染无症状期尽早使用中医药,在延缓进入 AIDS 期、降低终点事件发生、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等具有明显的疗效。具体临床治疗中,由黄芪、白术、黄精、女贞子组成,具有健脾益气、清热解毒功效的扶正抗毒制剂,能够有效稳定 AIDS 无症状期患者的 CD4⁺T 细胞计数和病毒载量,调节内分泌、神经及免疫功能,改善 AIDS 无症状期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生存质量^[23-24];薏苡仁、黄芩、绞股蓝等组成的清毒胶囊与 HAART 联合在免疫重建、病毒抑制率、生活质量及服药依从性方面具有较好效果^[25];以扶正固本、解毒治标为主要治法的艾可清复方制剂由红参、黄芪、藿香、紫草等组成,可以提升无症状期猴 AIDS 胃、十二指肠 CD4⁺T 水平,提高胸腺、脾脏、浅表淋巴结病理结构的完整性,增强对病原体的免疫应答,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脾虚症状的出现和进展^[26-27]。上述文献治疗皆以扶正祛邪并重为特点,与浊毒理论中元气与浊毒对峙时期的化浊解毒与健脾益气并重相类似,可为该法的应用提供临床借鉴。

4.3 AIDS 期

中医的“正气”即相当于西医的“免疫功能”,正气足则可以调节阴阳平衡、保护机体。理想的免疫治

疗药物能够根据机体免疫功能状态适时、适度地发挥活化或抑制的作用。扶正药物可以促进免疫重建,抑制异常免疫激活,调节机体的免疫平衡,最终减少机会性感染和肿瘤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存率^[28]。AIDS期浊毒肆虐,元气受损,气血阴阳乏源,脏腑组织损伤,故而增加各种机会性感染,此时应予健脾益气扶正为主,化浊解毒祛邪为辅。以黄芪、鹿角胶、党参、绞股蓝等组成的益气补肾方,合用HAART治疗可以提高AIDS期患者CD4⁺T水平及免疫重建有效率,改善临床症状,提升体征积分^[29];参灵扶正胶囊由四君子汤加减组成,以健脾益气为主,祛邪外出为辅,配合HAART使用,能够稳定或提高部分AIDS患者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临床功效^[30];中药免疫2号颗粒由黄芪、党参、灵芝等药物组成,具有扶正固本、益气养阴的作用,可以增加HAART治疗后免疫重建不全AIDS期患者的CD4⁺T水平,从而提高人体免疫力^[31]。并且研究^[32]表明,中药也可以减少AIDS抗病毒治疗后不良反应。以上诸多临床研究皆在ADIS期以扶正为主,且取得较好疗效,与浊毒理论所主张的健脾益气为主使元气渐生、健脾化浊清除浊毒之源、益气解毒又扶正祛邪的治疗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5 验案举隅

毛宇湘教授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防治AIDS专家组成员,河北省中医药防治AIDS试点项目专家组副组长,参与国家中医药治疗AIDS试点项目17年,定期坐诊该项目试点医院永清县中医院诊治AIDS,现附验案1则。

户某,女,66岁,有无偿献血史20余年。2017年9月15日就诊。主诉:反复感冒10余年,伴乏力、腹泻。就诊于永清县中医院,经化学发光法和免疫印迹确诊HIV阳性,遂自愿入组中医药治疗AIDS试点项目。患者拒服HAART药物,经中医辨证属毒元相持阶段,以化浊解毒、健脾益气并重为法则治疗,处自拟经验方:白花蛇舌草20g,半枝莲15g,薏苡仁30g,黄芪30g,党参15g,茯苓15g,苍术12g,僵蚕12g,佩兰15g,当归10g,败酱草20g,鱼腥草

20g,蝉蜕10g,焦麦芽10g,焦山楂10g,焦神曲10g,炙甘草9g。每次复诊根据中医四诊合参在基础方上加减用药,药物由永清县中医院制剂室制备口服煎剂,每剂煎取300mL,分2袋,真空包装,每日1剂,早晚分2次温服,定期复查、监测相关指标。服药两年余,未诉异常及不适,体征和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卡洛夫斯基积分呈明显上升趋势。

按:本例患者既往有无偿献血史20余年,现主症为反复感冒伴周身乏力、腹泻等症10余年,根据既往有无偿献血史筛查HIV结果显示阳性,根据临床症状中医辨证为毒元相持阶段。患者有无偿献血时感染HIV病毒,初起机体正气充盈、毒邪势微,或有临床表现但未引起患者重视,10余年间,毒邪在体内增殖、流布,渐与正气形成对峙之势,故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感冒、乏力、腹泻等,其实质为正邪交争、此消彼长。HIV之毒邪以胃肠道为增殖主要场所,故临床有腹泻症状,脾胃属土,母病及子,故又表现为感冒、乏力等肺卫之症,结合患者舌淡红,苔薄腻、脉细等体征,故诊断为毒元相持,治宜化浊解毒、健脾益气,方中白花蛇舌草、半枝莲、佩兰、薏苡仁化浊解毒为君药,黄芪、党参、茯苓、苍术、当归健脾益气养血为臣,佐以僵蚕、蝉蜕升清降浊,陈皮、鱼腥草、败酱草燥湿化痰、化浊解毒,焦三仙助运,炙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共用,奏化浊解毒、健脾益气之功。

6 结语

AIDS作为目前无法根治的传染病,其病邪具有浊毒致病的特点。探讨研究AIDS中医发病特点及发展过程,对中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AIDS特点,在现代浊毒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治疗时应当重视胃肠的治疗,以化浊解毒、健脾益气基本大法为关键,同时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肺居上焦,为五脏之华盖,清净之地,故浊毒入络首先犯肺,致肺失宣降而出现邪犯肺卫之症状;脾胃为后天之本,若其升降失常,则水谷不化精微而气血生化无源致使元气渐衰,同时易变生痰饮、湿浊,化生浊毒,二者是AIDS中后期消化道症状频发的根源。此外,肺与大肠、脾与胃互为表里,脏藏精气而不泻,腑传化物而不藏,同为腑的胃肠又成脾肺排毒之所。因此,

健脾益气在 AIDS 无症状期尤为重要,佐以化浊解毒;元气为人一身之根本,若元气受损,气血阴阳不足,五脏濡养乏源,内有元气不足,外有浊毒肆虐,此时应健脾益气以固本,化浊解毒而祛邪。综上所述,研究团队认为 AIDS 的发生发展与浊毒致病关系密切,可参考化浊解毒、健脾益气之治法,以期对临床治疗 AIDS 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 [1] 李太生,王福生,高福.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J].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2018,11(6):411-432.
- [2] 张乃春,张昕,赵敏.95例 HIV/AIDS 合并机会性感染病例的临床特征[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4,20(11):804-808.
- [3] 2018年第3季度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8,24(11):1075.
- [4] 魏江玲.中草药治疗艾滋病研究进展[J].哈尔滨医药,2012,32(4):314-315.
- [5] 徐伟超,李佃贵,刘建平,等.浊毒理论创新中医病因病机学[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39(8):913-915.
- [6] 许筱颖,郭霞珍.浊毒致病理论初探[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1):28-29.
- [7] 杨倩,才艳茹,刘建平,等.李佃贵教授从浊毒论治慢性萎缩性胃炎用药规律分析[J].时珍国医国药,2016,27(9):2270-2271.
- [8] 王宇阳,马放,占永立.基于“浊毒”理论论治慢性肾脏病[J].中医杂志,2019,60(16):1374-1377.
- [9] 毛宇湘.浊毒论[J].环球中医药,2012,5(7):520-522.
- [10] 徐庆武,张志威.毛宇湘教授治疗艾滋病临床经验拾粹[J].环球中医药,2013,6(5):374-376.
- [11] 刘绪银,毛以林.国医大师张学文治疗毒病经验(一)[J].湖南中医杂志,2015,31(1):22-24.
- [12] 杨琳,任燕,陈丽红,等.2013-2019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就诊者 HIV 检测结果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21,27(1):75-78.
- [13] 许前磊,许向前,许二平,等.从伏邪论治艾滋病理论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6):2383-2385.
- [14] 刘绪银,廖怀章,尹天雷.中医从肺疫论治传染性肺炎的思路[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0(3):318-323.
- [15] 王健,梁碧颜.中药减轻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不良反应临床研究[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8):683-687.
- [16] 李强,郭会军,蒋自强,等.281例艾滋病患者采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疗法后血脂变化与中医证型临床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10):2248-2250.
- [17] 刁喆园,谢世平,彭勃.艾滋病咳嗽的中西医研究概况[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7(4):744-747.
- [18] 秀兰,马建萍,艾合买提·阿不都热依木,等.鱼肝解毒丸体外抗 HIV-1 活性探讨[J].中国医药导刊,2017,19(9):888-891.
- [19] 艾合买提·阿不都热依木,马建萍,马秀兰,等.鱼肝解毒丸治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并发咳嗽的临床观察[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8,36(10):2355-2358.
- [20] 闵梦雅,申元英,张建波,等.HIV/AIDS 病人经 HAART 后的免疫状况及其与肠道菌群定植抗力研究[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8,24(4):325-329.
- [21] 徐立然.无症状 HIV 感染期的诊疗研究及展望[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32(6):729-732.
- [22] 徐立然,杨小平,郭会军,等.中医药辨证施治对 HIV 感染者生存质量影响的初步探讨[J].中国中药杂志,2013,38(15):2480-2483.
- [23] 姜雪梅.扶正抗毒中药制剂治疗艾滋病临床疗效分析[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8,5(58):85-86.
- [24] 杨玉琪,张媛,王红梅,等.中药扶正抗毒丸对 HIV 感染 II A 期患者治疗效果评价研究[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5,36(12):22-24.
- [25] 文彬,李秀娟,周小潇,等.中药清毒胶囊配合 HAART 80 例老年 HIV/AIDS 病人的临床观察[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12):1086-1088.
- [26] 张苗苗,符卓韬,陈剑涛,等.健脾补肾解毒法方药对猴艾滋病的免疫调节作用[J].中国中药杂志,2017,42(11):2152-2158.
- [27] 张苗苗,符卓韬,朱伯强,等.艾可清复方对艾滋病模型猴不同组织病毒载量及 T 细胞亚群的影响[J].中医杂志,2017,58(10):868-872.
- [28] 马秀霞,王繁盛,孟鹏飞,等.艾滋病免疫重建不良的中医药治疗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38(4):501-503.
- [29] 赵霞,谢正兰,李铁.加用益气补肾方对艾滋病免疫重建不全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广西中医药,2014,37(3):36-38.
- [30] 黎卫昌.参灵扶正胶囊对艾滋病患者 HAART 治疗后免疫功能重建不全的影响[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7,17(56):19-20.
- [31] 刘颖,王健,邹雯,等.免疫 2 号颗粒对 HAART 后免疫重建不全艾滋病患者 CD4⁺淋巴细胞计数的影响[J].中医杂志,2017,58(1):34-37.
- [32] 朱金荣,许卫军.中药减轻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不良反应的效果[J].皮肤病与性病,2018,40(3):343-345.

(本文编辑 贺慧娥)